

鸚鵡螺试图在睿智与反讽的
语调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。青
春年少，少不了玩世不恭，却有着
如此深挚的对人的感悟。

——北京大学教授 陈晓明

FOREVER
HERE
FOR
YOU

故事里的孩子们，从疼痛里
寻找答案，在寂寞中摸索成长的
道路，最终捧着暖意融融的幸福，
作者以纯净的文笔和回忆的姿态，
纪念在年少的时候遇到的生命中
那些重要的人，并在与之相逢的
往事里，再现青春最美好的时光。

——80后代表作家 水格

鸚鵡螺的作品充满了自己的
方式，字句都印烙着属于她自己的
符号和标签。那些关于青春的故
事，与聚散无关，与心情有关，在
鸚鵡螺笔下绝对不俗不腻。

——90后代表作家 阳光已至

建议上架：青春文学

ISBN 978-7-5143-0072-7



9 787514 300727 >



文治天下

定价：25.00元

每一字句，包藏着巨大失落的心悸。

但又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

令人无法抗拒。

4

傍晚的时候下起了一场雨，雨停之后，月亮站在树梢。

我写好最后一个字，才想起来整篇都是自说自话的故事，有点懊恼。害怕不能够把自己真切的感觉清楚地让读者们知晓，这是一件令人惶恐不安的事情。

这本书里的文章有很大的时间跨度，有的是两年前的，有的是最近的。那些日子正值我内心争斗激烈，在理想与现实中举棋不定。但是，这一个时刻里，当我通过这些文字来与你面对面地交谈时，我终于有了一种踏实恳切的心情。

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比拟的欢愉。

5

像是一条洁白冗长的丝带，缠绕在青春的胴体上，一点一点勾勒出她的模样来。

欣然望着我们的她，带着孩子的纯真，又有着慈母般的怜悯。

我只是恰好窥见了她的容颜，并且有机会转述给你们而已。

6

所谓的“改变”就是联结着现在与过去的自己的纽带。

我在这个炎炎的夏日里终于抓住了这个契机，也终于有机会见到了蜿蜒的公路尽头。

那是被称作“奇迹”的光点，闪着骄阳一样的光彩。

而这个“奇迹”具体所指代的事物，也许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。但它们却随着我流动的血液，寻找光亮和出口。

于是，你们看到了现在被你们捧在手里的这本集子。

最后的最后，要感谢经过我生命的人们。谢谢你们教我世间的暖彩熠熠。

——深邃如海，纯白如玉，热烈如火。

目 录

但到了那里，尹澜对他说，那张画已经卖出去了。

他说，卖给了谁？

一个女人。尹澜说，她看到那幅画的时候，表情又欣喜又悲伤，就立刻买走了。我问她为什么喜欢那张素描呢？她说这张画让她想起少年时候的一个朋友。那时候他也为她涂抹过这样一张简陋的画。

他听着，忽然感觉到脑中短暂的刺痛。

他上楼的脚步是从未有过的急躁，地板被敲击出咚咚的声响。

他大力地推开卫生间的门，在洗手池边用冷水洗脸。然后他抬起头，从大大的镜子里看到自己苍白的脸。

我对他说，陆仰，你还是没有想起来吗，那些被你从记忆里抹去销毁的事情。

年轮倒过十个季节。

十六岁的陆仰刚进门就被一叠纸张摔在脸上。那些纸散落在地上，一张一张，桃薇的脸。

“这是什么？！”母亲指着地上的那些东西，眼睛里有了红色血丝，“你才多大！天天就是做这个吗？！”母亲声音拔高到歇斯底里，她开始用脚踩踏那些素描。陆仰去拉她的胳膊，却促使她的神智更加混沌，她一个耳光就抽过去，“真不知道养你做什么！没用的哑巴！你怎么不去死！”

他只是想要保护自己，或许也是保护桃薇在他心里留下片刻的温暖美好的记忆。于是他随手拿起柜子上的剪刀挥了过去。母亲的手臂瞬间出现一条血痕，并不深，却

大胆一点的女孩子还来问过童谣，童谣理所当然地答我们就是朋友，那个女孩看她没有生气的样子也就放开了说，开始作大胆假设，她说气质温和的模范生和少言寡语的英俊少年，言情小说的主打组合啊！怎么可能只是朋友？怎么可能！

童谣笑，我有什么办法，这又不是言情小说。

老师站在讲台上讲着即将高考的事情，童谣在底下听得昏昏欲睡。转头看外面，已经是五月了啊……以前还总是说日子太慢，可是现在一晃就快要毕业了。上海的夏天很炎热，但又生气勃勃，树枝和树枝纠缠，像是一张巨大的网，风一吹就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。这样的日子若是一直过下去，她想她永远都不会厌烦。

苏格喜欢的是一件白色衬衣，他连试穿都没有就直接买下来，童谣微笑着说，“你穿白色很好看。”

苏格愣了一下，然后只吐出一个字来：“……哦。”

要是别的人一定会说谢谢之类的话吧，可是苏格永远都不会，他总是木着一张脸，像是很傲慢的样子，其实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和人交谈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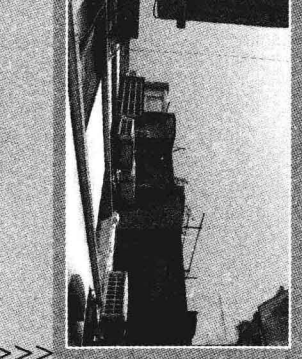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谁都不知道这件事。

只有她知道。

只有她知道，对于这个认知，她忽然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。

回来的路走到一半就下起雨来，苏格说先去我家吧，我家离这里比较近，快点走。

手忽然被拉了起来，还没回过神来就已经被前面的男孩拉着奔跑，热度一直延伸到了心里最柔软的地方，心脏鼓噪声大到全世界都倾听得到。



>>>

记忆中的人物风化成雕像，却还依然坐落在那里。

「两
面」

一

有什么被抛上空中去，看不清楚转了几个圈，重新落入掌心里。

被牢牢地盖在手掌里面。

再往上一些，手掌的主人笑容扩散整个脸部，洁白的牙齿在闪光。那是谁呢，再拉近一点，终于变得清晰，是安野，在镜头前一刻不停地微笑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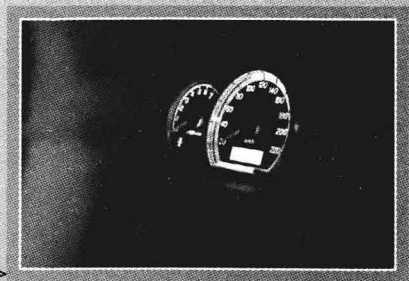
在他们十六岁的边角，将要迈入十七岁的境线。两个人肩并肩，站立在阳光底下。时间拉远那么久，记忆中的人物风化成雕像，却还依然坐落在那里。

二

课间的学校嘈杂得一塌糊涂，浅茨抱着一摞书本在楼道里小心翼翼地走着。本子摞得太高，不小心的晃动就会全部掉在地上，况且现在又是十分危险的课间。浅茨微微皱起眉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离办公室还有一层楼……”

“既然知道你还拿那么多。”声源从头顶传来，即使不用看，浅茨也知道，是安野。抬起头向上看，果然是。看起来是刚刚打球回来，挑着嘴角站在浅茨的面前。他转过头对着旁边的几个男生说：“你们先回去吧。”

男生们意味深长“哦哦”地笑起来，拍拍安野的肩膀说：“那我们就不管你了。”安野笑着向他们挥手。



>>

只要能够与你相遇，我就可以认出你。

「
幻
听
」

子却可以长这么高呢？

天空湛蓝高远，像是凝聚了无数水汽，风吹过去，缱绻了每一寸土地。

静止于安谧美好的画面，介质于一些微妙情感之间，他们的十六岁。

三

开学将近两个月，同学还依然介于熟悉和陌生之间，但还是有大胆一点的女生会过来问央禾，和叶旅是恋人吗？而班里的男生在和叶旅打闹时也会开一下关于他们两个人的玩笑。

他们一个坚决地给予不可能的回应。另一个只是拉着嘴角微笑。

叶旅在班中的人气，甚至在年级里都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。比任何一届的学长和学姐都要受欢迎。

到底喜欢他什么呢？

闲适的表情，精致柔和的脸，还是那些从未剥落的若有似无的微笑呢？

窗外的天色逐渐变暗，昏黄取代了浅蓝。

明天，会是什么样的天气呢？

教室里只剩下央禾，而距离放学已经半个多小时过去了。

从外面看整个教学楼只有这一间教室的灯刺眼地亮着，显得寂寥又无力。

央禾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期中考试试卷铺在桌子上，分数栏里鲜红刺眼地写上数字，47。她觉得胸口有些窒息，喘不过气来。



脸上的表情是骄傲的……

「花期终至」

“嗯。”颜凉坐上单车的后座，“你每天都问，好像老头子。”

因为一个颠簸而环住男孩子清瘦的腰身，“苏罔你说，我们现在算是在一起吗？”

“嗯，是这样。”苏罔轻轻地勾起嘴角。

“那，我们以前也是这样，那是不是证明我们一直都是在一起的？”

“嗯……应该是吧。”

一直在一起……吗？

——如果是这样就好了。

远方黑色的云彩越来越多地聚集在一起，遮天蔽日地掩盖了天空。

暴风雨就要来了。

八

教室里面只剩下苏罔一个人。

应该一起做值日的那个女生没有来，所以只剩下苏罔单独打扫卫生。

“黑板擦完了。”“扫完地了。”“窗台也擦了。”

苏罔一样一样地数过来，还差什么——“还有擦地板。”

在水房打完水的苏罔单手提着水桶在楼道里走，教学楼显得空旷而寂静，仔细听就能够听出脚步的回音。

忽然想起还没有告诉颜凉今天要做值日，动作要快一点了。楼道里的灯光一明一灭，昏黄的，又模糊的，“应该换电灯了。”

“那个风车。”

“……什么风车？”

“上次去庙会那个。”

“哦。”陆庭说，“没事，因为我知道你喜欢。”

“其实白色的我也喜欢。”

“但更喜欢蓝色的吧？”陆庭转过头来问我。我没说话。

“把最好的都给你，把你最喜欢的也给你。”陆庭看着我缓慢地说，“就是这样。”

五

陆庭走的那天我没有去送，只是在之前打了电话。

转天我出去逛，买了很多的东西，提着手沉死了，就随口向后说了一句“陆庭，帮我拿一下”，喊完了半天没有人答声我才反应过来，总是站在我身后的人，很少笑总是面容沉静的那个人，叫做陆庭的人，真的离开这座城市了，不在身边了。

那天晚上我在阳台看着头顶上那个又大又圆的月亮，我想陆庭那家伙会不会和我一样望着同样的星球呢？

想到这里我自己都觉得微微肉麻了。

躺在床上我就做了一个梦，梦到自己在用白色的硬纸折一只风车，然后涂成了蓝色，似乎是要送给谁。

真的对不起，我没有想过会是这样子，我只是想爱你而已，真的只是这样而已。

时间再倒回去几天，一次放学后接到十一的电话，我在小区楼下见到她，她一样是这样哭泣的脸说，斜阳，我喜欢你，一直都喜欢你。然后过来抱住了我，我怔了一下，想到以前一直注视着她的自己，注视着她和楼安在一起的自己，仅仅只能注视却不能触碰的自己，缓缓用手臂环上了她的肩膀。

可是现在我看到这样的十一，我什么都说不出来。然后，我转过身走了，决绝地踩过脚底下的枯叶。

在给楼安收拾遗物的时候，他的妈妈看到了他给我的信，在葬礼的那天她交给了我。她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很温柔地对我笑了笑。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笑，我只知道在看到她笑容的那一瞬间，我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涌了出来。

斜阳：

对不起，我终究还是做了让你无法原谅的事情。

接下来的路我无法再陪你一起走下去了，这是一句很俗气的话。可是我知道它将要变成真的，因为我不想要再承受这种庞大的寂寞，这种没有人需要的空洞。

我是坐在书桌上给你写这封信的，间隙的时候我转过头看窗外，太阳正在一点一点地升起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充满希望的日出，现在却满是苍茫的感觉。

斜阳，原来她还是爱你。十一昨天对我说分手了，我没有任何疑问就答应了。因为她对我说，她还是爱你，一直爱你。我想那么多年我还是没有抵



>>> 似乎做了一个漫长又异常短暂的梦。

「捉迷藏」

尹轻因有外人在场无法发作，只能咬牙切齿，“怎么不早些告诉我？”

阿茶露出无辜的表情，“告诉你你还会来吗？”

尹轻不再说话，阿茶过去拍她的肩膀，“不要那么倔犟小轻，池沿是好人。”

“世界上那么多好人都要拿来谈恋爱吗？”

“那池沿就是好人中的好人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不要生气了，”池沿截过话来，“他一直是那样子，我也是这么被骗来的。”池沿的脸在走廊昏黄的灯光下依然干净明朗。尹轻慢慢点头。

那天他们提前就离开，出来的时候有些下雨。他们在潮湿的路边分别，那时候尹轻和池沿已经稍微熟悉。池沿得体地对他们道别，阿茶摆摆手，“不要说得这么郑重，很快就会再见面的，不过下次就只有你们两个人……”

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尹轻一个手肘撞到肋骨，把话吞了进去。他皱眉，“尹轻，你怎么越来越粗鲁。”

“是你笑得太过猥琐。”尹轻转过头去。池沿看着他们两个人斗嘴微笑。

隔了几天后池沿打来电话，约尹轻出来吃饭。尹轻并没有想到他这样有诚意，说话有些局促。当时阿茶正在旁边，冲着尹轻意味深长地笑。有什么涌上来？尹轻转过身背对阿茶对电话那边的人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我会去。”

合上电话，阿茶靠近，温暖的气息扑过来，“小轻，这不就好了。”

从那天开始，徐雪郁就再也没有出现在苏格班的门口，苏格和迟勒什么也没有和未筱说，未筱也没有问过。天气开始由暖转凉，没过多长时间，未筱和苏格他们已经走在满是枯叶的柏油马路上了。未筱记得一个多月前，这里还是铺满绿茵的，那些树阴似乎只过了一刹那就飘零了。

当未筱围着厚厚的围巾站在那株光秃秃的凤凰树下时，期中考试也一起来了。那几天未筱忙得焦头烂额，每天晚上她看着层出不穷的复习试卷就头痛，她想为什么才高二就这么忙碌呢？那高三还要不要活啊。可是苏格和迟勒照样逃课，照样不写作业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未筱知道他们这次的成绩照样会很好。

放学的时候未筱开始自习室停留，苏格和迟勒就等在旁边，有不会的时候苏格就会给她讲。其实迟勒不是没给她讲过，只是讲着讲着就会扯到别的事情上，甚至有一次，他们明明讲着物理的抛物定理，结果竟然讲到迟勒小时候和苏格一起去郊区放风筝，结果迷路到晚上八点才到家。

等未筱明白过来的时候，自习室已经要闭馆了，气得未筱拿物理书砸迟勒，从那以后未筱就没敢再让迟勒讲题。

期中考试结束后，未筱舒了长长的一口气，她想反正考完了，好不好我就这样了。

一个星期后，苏格和迟勒的名字再次并居榜首，很是令人叹为观止。未筱的成绩都刚刚扫过及格线，但未筱已经很欣慰了，在她的观念里及格与一百分没有什么区别，只要不补考就好。

那天季苒和未筱走在操场的时候，看到苏格和迟勒坐在单杠上。已经是十二月，但他们依然穿着很薄的毛衣和外套，似乎不怕冷。未筱想男孩子可能就是体力好。

未筱和迟勒一走回家。未筱说，苏格怎么没在呢？

迟勒说，学生会在忙，不过没关系，我陪你说话。说完了以后就笑。

未筱看着迟勒轮廓渐渐分明英俊的脸，觉得迟勒似乎什么时候都很快乐，嘴角都有了笑纹。

未筱想了半天还是开问说，上次……没事吧？

迟勒愣了一下，随即笑着说，我还以为你不会问了昵，毕竟都过去好几个月了，没事的。

未筱说，那就好，我一直不知道怎么问你。

迟勒侧过头说，未筱……你想知道我的事情吗？

未筱看着迟勒的脸，觉得似乎在一瞬间变得有点模糊，她看不太清楚。迟勒拉着未筱坐在路边的长椅上。

迟勒说，我妈妈在五年前就走了，去了北方，和一个不是我爸爸的男人。我和苏格是从小到大的朋友，我们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。爸爸因为经营公司所以很忙，妈妈经常在家里等爸爸一等就到晚上两三点钟，我想妈妈应该是很爱爸爸的，不然不会十四年如一日地这么等下去，只是……最后可能妈妈也是厌倦了吧。

迟勒转过头来微笑着看未筱，未筱看着他的笑容，然后觉得眼睛是那么的灼热。

迟勒躺在苏格的床上说，我跟未筱说了。

苏格说，说什么了？

迟勒说我告诉她了，我家里的事情，所有的事情。

苏格说，是吗？